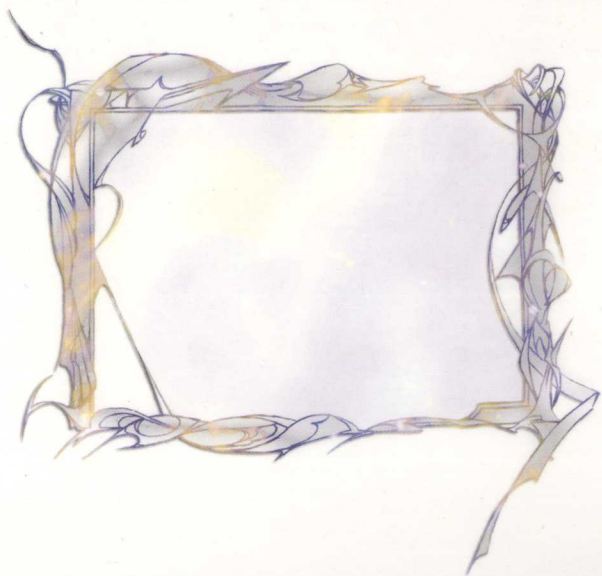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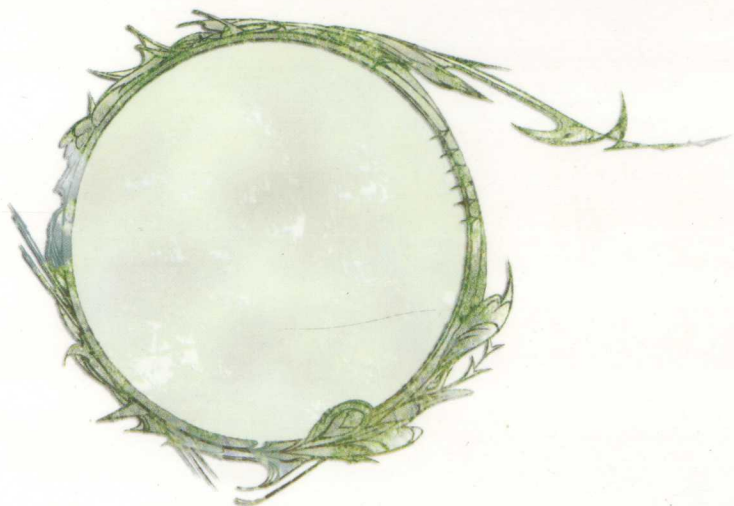


明珠'著

大师作品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作品 / 明珠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913 - 1

I. ①大…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420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袁舒舒

封面装帧 陈春之@candy1.cn

大师作品

明珠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9 字数 210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913 - 1/I · 1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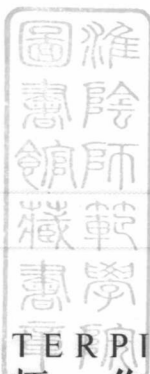
定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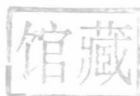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1499717



MASTERPIECE
大师作品

明珠'著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99717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虹Crossover 书系总序

身为一道彩虹 ■艾成歌

“虹”小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我零八年的某次旅行的沿途风景。它原本定位于我主编的“花风”书系的旁支，主要以发现、策划、出版优秀的原创小说为内容主旨，是“有糖”提倡的“轻文艺”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以自然现象来为“花风”系列命名，比如已经出版的《橘月·初梦》（风）、《文月·青岚》（闪电），尚未出版的音乐特辑《时间雨》等，我们努力临摹自然之美，诚意带给读者些许自然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花风”系列进展缓慢，也导致着“虹”小说的无限期滞后。

这像极了“虹”本身的特质，彩虹是苦等不来的，它总会不经意地出现。我们终于得到了机会，让“虹”小说从“花风”独立出来，跟广大读者见面。

那么，究竟什么是“虹”小说呢？它不应该像风（太过柔软又太过激烈），也不应该像闪电（跟着就是雷人！），更不应该像雨雪（连绵漫长，缺少变化，“跟

风”而动。），“虹”小说，如同字眼本身的涵义，美丽乍现，短暂易逝，但只要你能得以一见，见识过那种美丽，便再也不会忘记。

“虹”小说的概念雏形是：以数个不同风格的文艺作者的个人风格（魅力）、每本故事气质代表一种象征色，组成系列，故名“虹”。以包容不同风格，易于阅读，故事性强为基准的文学书系。后来，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个后缀——Crossover，至此，“虹”小说终于有了完整清晰的面目。

虹：光的现象·是由小水球经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彩色圆弧·由外圈到内圈呈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出现在和太阳相对着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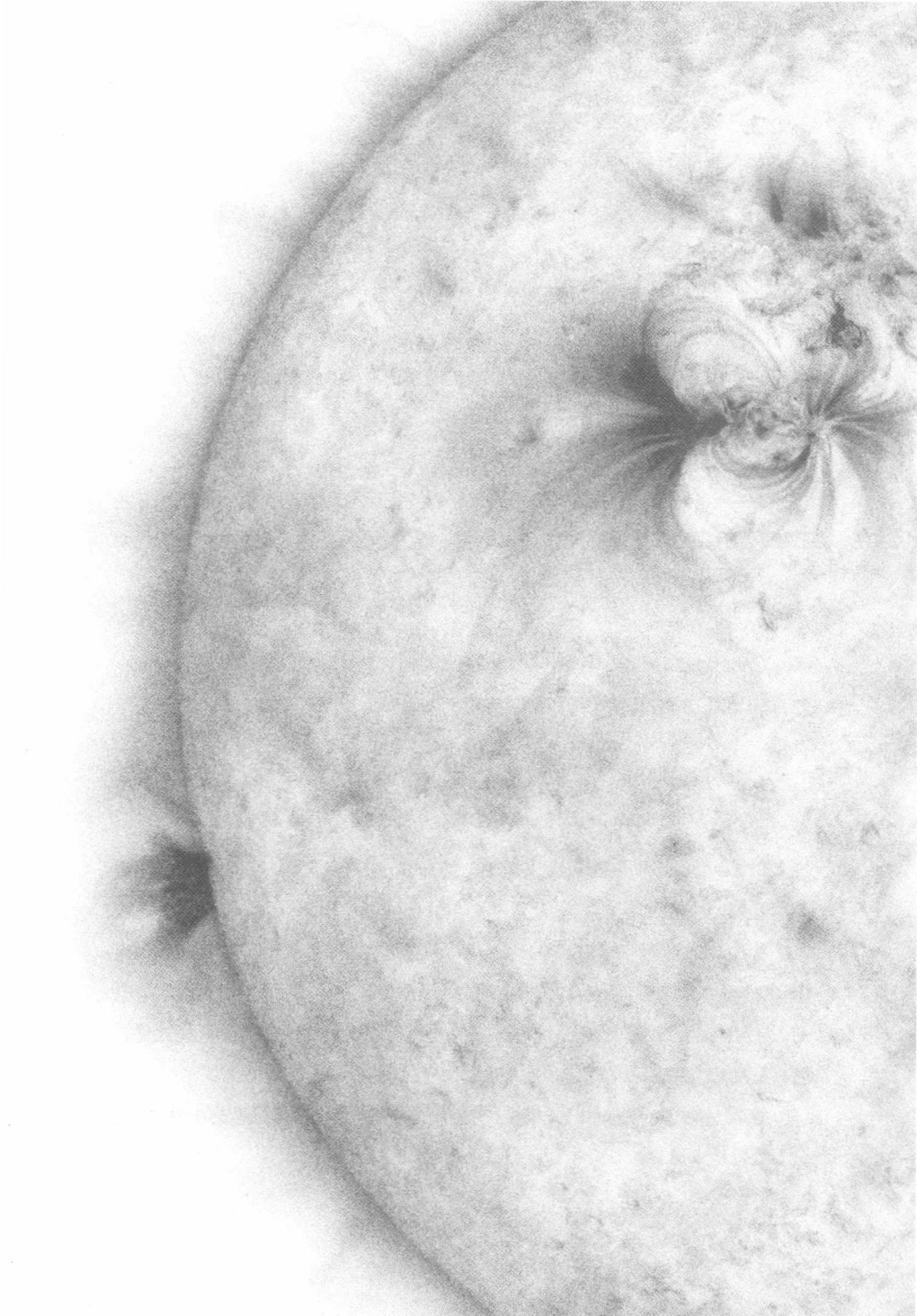
Crossover：跨界、跨越、超越、交叉和融合。让原本毫不相干甚至矛盾、对立的元素·擦出灵感火花和奇妙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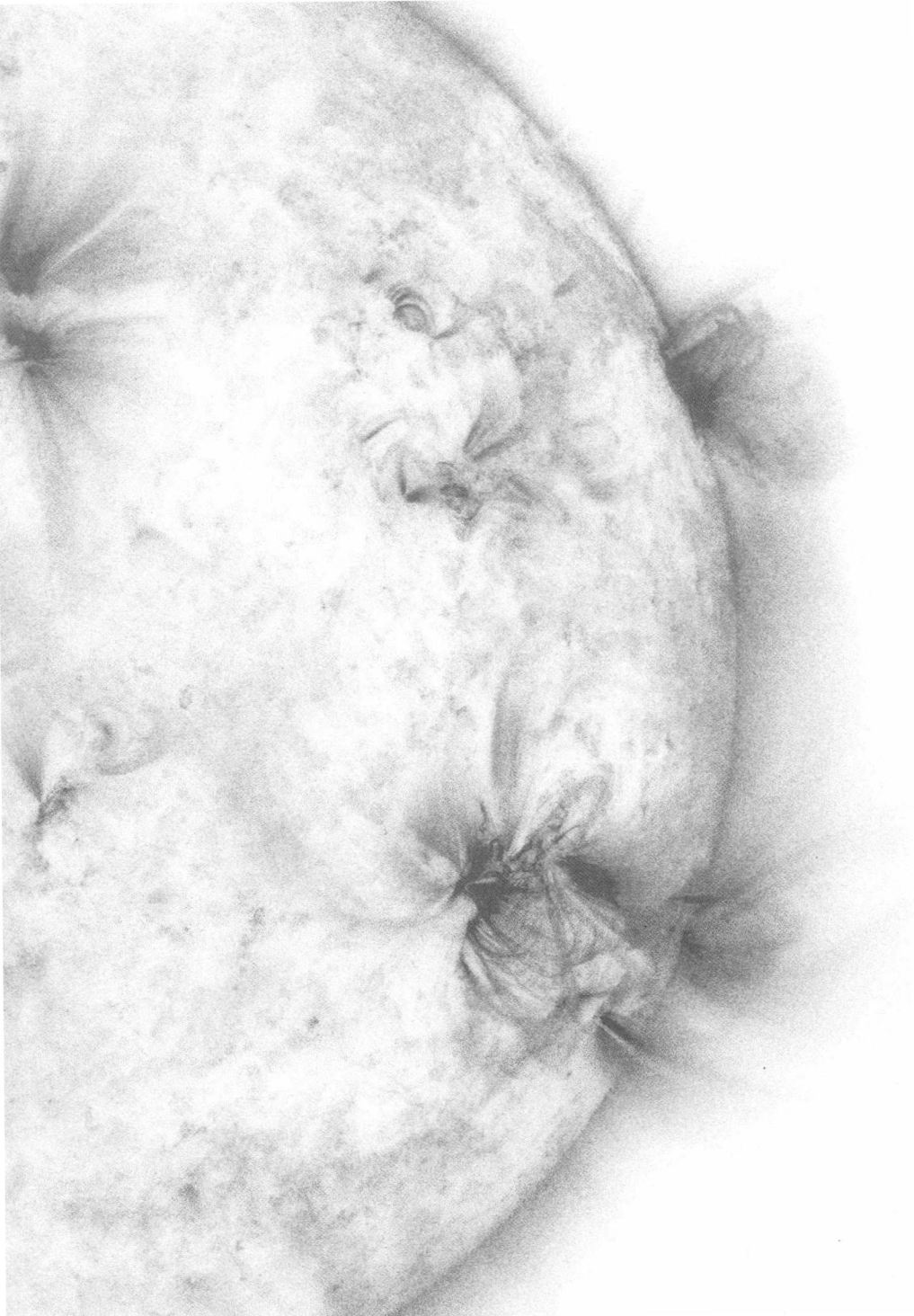
虹的每一种色彩都代表了小说的某种特点、气质、情绪，代表了每个作者最纯粹的颜色。

Crossover不仅是跨越在生活之上的彩虹，它更是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宛如彩虹的一座桥。

当魔幻、青春、言情、冒险、悬疑等数个类型包含在同一个故事之中，当电影、剧集、音乐录影带、流行歌曲通过文字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之下，当新潮思想前卫生活与经典故事永恒主题碰撞之际，小说再不能单纯地被类型化模式化，它将在新理念的作者笔下呈现出“进化”之势。

这就是“虹Crossover”书系。身为一道彩虹，只想把最好看的小说，就这么不经意地带给你。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	一	章	0	1	1
第	二	章	0	6	5
第	三	章	1	0	5
第	四	章	1	8	1

大师的实验作品 I	2	1	1
阿道夫·希特勒			

大师的实验作品 II	2	2	1
莱昂纳多·达·芬奇			

大师的实验作品 III	2	3	3
大久保松惠			

大师的文字游戏	2	5	1
后记	2	8	1



C h a p t e r
O η ε
第 一 章

:1

列车驶进月台，没有扬起半片尘埃，像一艘巨轮优雅泊岸，未惹起港湾上一朵水花。

极慢号列车驶进大师国首都。

至于为何将列车命名为“极慢号”，缘由不得而知。

天际中烟雾弥漫，可以想象得到的痕迹都不存在，似乎只要不小心发出声响就将被处决。

月台静得出奇。如同缺少尸体的午夜殡仪馆。可以想象得到的气氛阴森。

列车似棺木游动，乘着灵魂进入天堂与地狱的中转站。

人间。

我随其他客人走下车。每个人都黑衣紧裹，以墨镜遮面。

天空中扬扬飘起雪花，像上帝结霜的睫毛脱离了他的视线，纷纷舞落，曼舞在脑海中的冬天。（什么舞蹈不需要音乐？也不一定需要舞者吧？若舞蹈独立存在。如果你在四维世界中，你就无法想象舞蹈独立存在。）

身体因寒冷而颤抖，我将拉链拉至下颏，只露出可透气的范围，是为妥当的高度。风衣很保暖，但脚踝处仍不禁在瑟瑟发抖。

人流移动得无声无息。如此无声无息的新世界。

视线掠过列车尽头，铁轨延伸直至浓雾笼罩的远方。城市影像如同九月份傍晚时分的森林，成为穹下的布景。

我的意识为全盘清空，至少我认为是暂时被清空。我的短暂历史升华为空虚白烟，虽然尚留哀伤气息，可其真实容貌已再难经辨。就像连续花费上几十个日夜废寝忘食地翻阅黄页电话簿，却不能清晰地记住其中任何一条号码。

（当身体变成数据。）

我跟随着秩序流动，秩序在跟随规律进化，规律伴随宇宙的生长而变化。

车厢中走下更多的人，我没回头看，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黑色的人流在我身后源源不断涌出。

极慢号列车原来因其无声而得名，其无声犹如冬夜里迷路的龟在雪地上悄然前行。可真相却是：这辆连系着我现阶段意识和记忆源头的列车，速度快得惊人。至少在其行驶的过程中，风景在窗外一片模糊地反方向倒退，像是近距离观察正在播放的电影胶片，一场逆转时光的旅程。以至于让人不敢再想象两个目的地之间竟然存在着距离，似乎无论长短，都能在人下意识感悟到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任务。极慢号列车的信仰只是迅速前进，抵达终点，完成任务。

（你是一辆列车，别动歪脑子，你只能沿着轨道驶向目的地，难道你渴望与另一辆列车之间产生爱情么？）

前进、前进，前进。

有如铿锵的交响乐进行曲。

（指挥家忘我地在空气中挥舞指挥棒，如同画家灵感爆发，用画笔对着墙壁泄愤。）

列车是带着速度的迷幻物中最令我着迷的。

我搭乘着列车，犹如在寒冷而失重的月球上享受一场畅快淋漓的做爱。

（月球在召唤你，它的背面向你打开，听见了么？）

人流开始转弯，进入地道，脚步声啪嗒啪嗒逐渐响亮。

地下甬道极深，经过曲折而宽大的台阶，才抵达平整地面。下潜过程至少花费四分半钟。空间内回荡着音乐轻慢如缓流。我开始逐渐享受这行进如散文。进入地道，温度有些许回升。这里一片昏暗，灰白。

我的意识突然警觉起来，因为发现地道除了地面，任何支于地面的墙体均由镜子进行整版修饰。黑暗人流的倒影一层一层，令人眩目，又突

然恶心。我们简直像一群被迫迁徙的巨大的拥有人类意识的蚂蚁在粘巴巴的土地里穿梭。

但我们仍以赤诚之心，依赖，信仰于秩序。

（一切行进都依赖于冥冥之中被制定的秩序。请在行进时，勿忘真理包裹着你的灵与肉。）

我挤在人流中，勿敢东张西望，亦不用担心误入歧途。

脚步声啪嗒啪嗒过分响亮。产生耳鸣还是我太过用神倾听。领头者已经开始带领我们走上阶梯。绵长的镜面在地道连接着阶梯处的转角消失。眩晕意味深藏。

接下来又是四分半钟的上升过程。集体的身躯上升，而非灵魂的集体升华。这样的盲目上升却令我觉得妙不可言，仿佛将一直这么走下去。而我知道终点始终会到达，我便沿着每一级台阶踏下结实的步伐。不妨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享受身躯随秩序的指引，集体上升的过程。

一片雪花落在我的右脸颊上，犹如羽毛抚面。上帝的睫毛迅即被我的体温融化。

我重新看到了天光。耳蜗里充蚀着城市喧嚣，音色平凡，跟随意在哪个城市的街道上能听到的声音都一样。意识逐渐恢复，寒冷再度袭来。

原来，我从站台走向城市的过程，即是我从耳盲走向听觉恢复的过程。而意识的巨大冰块迟迟不肯融化，真相仍如死灰，似乎不可再复燃。我需要重生，而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听觉的恢复。恢复即重生，因为我已没有什么可再失去。